

心窗  
片羽

## 四月柳絮漫天飞

□孙同林

柳絮飞起的日子,无从知道空中有多少柳絮,也无从知道它们什么时候停下,更无法预知柳絮飞向何处,只知道四月的天空是属于柳絮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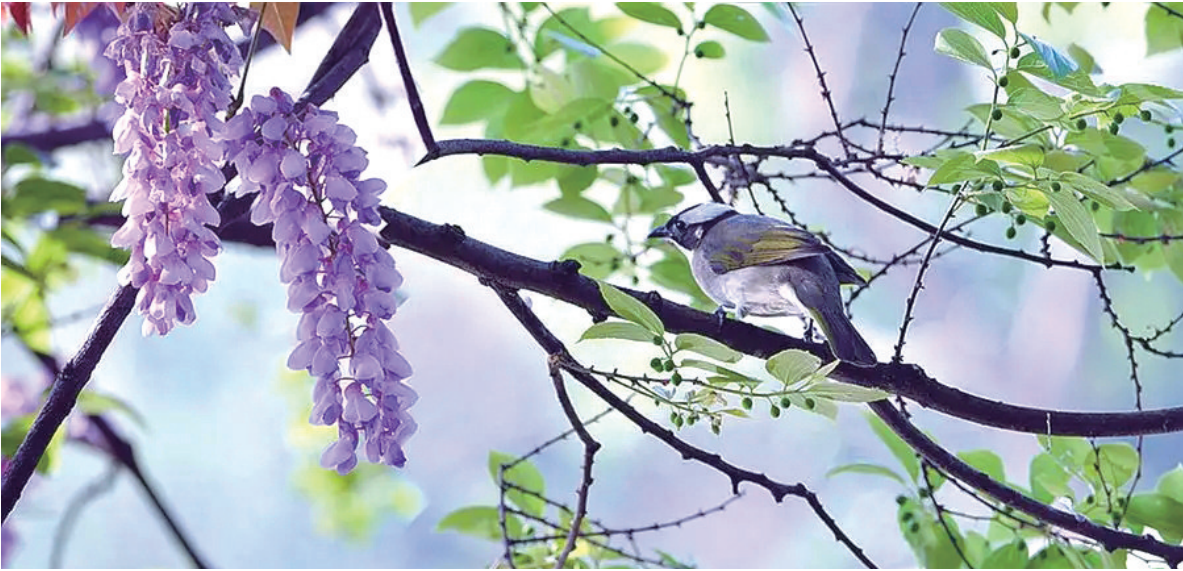
柳絮给人的感觉低微得有点轻佻。它无法跟桃花比,因为它没有桃花的娇艳,但它可以借风行走天涯,到达想去的地方。它无法跟梨花比,因为它没有梨花的灵动,但它可以沾衣惹人眼,引起人们的关注。韩愈说:“桃李知春不久归,百般红紫斗芳菲。杨花榆荚无才思,惟解漫天作雪飞。”杨花(旧时杨花与柳絮同意)榆荚虽然低贱,却懂得留春,它们以飘飞起舞秀出暮春的靓丽风景。四月的乡间,已是花尽之际,它们正忙着呵护青涩的果实,不再有心思装扮大地,就是在这个时候,柳絮来了。柳絮如烟般地飞舞,“无风落地面,有风上青云”,它们顺着风势、借着流水、粘着雨滴,随处安家落户。柳絮虽身姿轻盈,但每一朵柳絮上都带有种子,播撒痴心,每一粒种子上都承载生命,播种希望。走进四月,面对柳絮这如烟如云的画面,人的心便醉了,世间的嘈杂、耀眼的功名都被抛却脑后,舍的痛苦、得的欢乐也都显得无所谓,变得淡漠了。

当然,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柳絮。“二月杨花轻复微,春风摇荡惹人衣。他家本是无情物,一任南飞又北飞。”在诗人的眼里,柳絮属于随风飘荡、随波逐流的角色。更有人说:“草长莺飞四月天,柳絮飘飘惹人嫌。”有过敏性体质的人,会因为柳絮给身体带来不适,对其当然不喜欢。然而,更多的人喜欢柳絮,不但喜欢它洁白的色彩、飘飞的姿态、绒绒的模样,更喜欢它给暮春带来盈盈生机。

儿时的春天,时常装模作样地捧一本书坐在门前的池塘边,读一会儿,目光移向飘飞的柳絮发呆:暖阳瑟瑟地溶化在清澈的塘水上,照在如花般挂在树木枝叶间的柳絮上,穿过柳条斑驳地落在书页上……母亲和大妈大婶们在塘边洗涮的声音环绕于耳,人影被粼粼碧波荡漾虚化,目光收回来,又在忽明忽暗的光斑中寻找文字。看着看着,纸上的墨字仿佛也化成飞舞的柳絮,带我徜徉在绿水波光里。读着读着,柳絮仿佛藏身书中,摹画出从未见过的秀丽景观。我坐在水塘边的树下一动不动,眼睛直直地盯着柳絮的神态被母亲捕捉到了,一声嗔怪传来:“不会是读书读傻了吧,柳树可在看你呢!”我忙将目光收回来。但如此神态却曾得到老师的赞赏:暖阳、树影、细波、柳絮,都是生动的景致,置身其间怎能不让人陶醉!

年少时看花,我曾一一品尝过它们,知道它们的种种味道,桃花的味浅清淡、梨花的气味微香、桐花的微微甘甜、楝花的点点苦涩……柳絮太过轻了,无法品尝它,只嗅出纷飞其在空气里的淡淡气息。仔细想来,柳絮的气味似有若无,原来,这就是家乡暮春的味道。

又是暮春时节,又是柳絮纷飞。恍然又闻母亲的嗔怪声,恍若与沧桑的柳树一道走进这如雾如烟、如诗如画的梦境里。



紫藤花下  
季克天

## 防疫中长大的孙女

□马云娟

孙女暖暖出生于2019年下半年,是我们一家人的宝。从暖暖三个月起,我便常常抱着她,去逛紧挨着家的文峰城市广场。每次她总瞪着好奇的眼睛东张西望,似乎很享受这逛店的时光。可惜,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,这样的逛店时光就不复存在了。甚至,她还失去了许多本该在公园、娱乐场所或早教中心玩乐的机会。

说来也酸楚,疫情中长大的小暖暖,连游戏及认知都充满了防疫的色彩。暖暖十个月时,为了让她亲近自然,多晒晒太阳,只好抱着她出去。可每次给她戴口罩,她总是用小手极力往下扯。几番说教、几番强迫,小小的人儿不知是听懂了大人讲的内容,还是从不戴口罩即出不了门、玩不了楼下的滑梯、见不了邻家的小朋友的事实中,悟出了些什么,慢慢地接受了出门戴口罩的规矩,甚至有时还会在想出门时拿好自己的小口罩,站在门边,示意想出去。一次她竟拿了一张手帕纸捂着嘴充当口罩,嚷着“街街”,让我们不忍拂了她心愿。

防疫的日子里一天天过去,暖暖的防疫意识也在不断加强。十三个月刚学会走路,暖暖就学会了自己洗手。不仅如此,还乐此不疲。为肯定暖暖的卫生好习惯,妈妈特地为暖暖买回了带自动回水设置的玩具洗手池。暖暖每天玩着她感兴趣的洗手游戏,除了洗手、洗脸外,还洗玩具的杯碗盘碟及各种果蔬。暖暖还学会了与洗手有关的儿歌与洗手的口

诀。有时,她边洗手边认真唱着:“洗洗小手讲卫生,大家伸出手来比比看,看谁的小手最卫生”,唱毕,伸出自己的双手,同时还会让爸爸、妈妈也伸出手来让她检查,然后非常肯定地告诉大家:“暖暖的小手最卫生。”

暖暖二十四个月时,我带她下楼,为了考验她对电梯箭头上下指向的认知,我指着向上的箭头问她这是什么。暖暖瞪着她那明亮而无邪的眼睛,歪着脑袋认真地想了一下,说:“这是行程码。”弄得我一脸懵然,看着朝上的绿箭头,转而一想,忍不住笑出了眼泪。疫情时代长大的孩子,联想也太具时代特征了。

大概是长期关在家中,和我们交流多,暖暖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好,常常会说出一些惊人之语。她会问妈妈:“暖暖不能出去,滑梯想暖暖了怎么办?”的确,要把生性好动的暖暖关在家里,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为了让小暖暖理解防疫的概念,她妈妈买回了一大堆儿童读物与医护玩具,陪着暖暖学习。一段时间下来,暖暖的表现真的让我吃惊。

首先是暖暖在玩腻了玩具后,不再直接嚷着要下楼了,而是会站在阳台边看着外面。她说,看楼下小姐姐出来了没有,“姐姐在外面,我就可以下楼”。我们心疼暖暖的懂事,也都觉得孩子可怜,可她却浑然不觉。一天,我刚进门放下东西,暖暖就认真地盯着我问:“奶奶,你有健康码、行程码吗?”我极力配合:“有呀!”并打开手机屏保给她看,其实只是想糊弄

一下。暖暖似乎感觉不对,坚持要我认真对待,我只好再次打开手机,认真真真按规矩办事,才算过了她这一关。刚想坐下,小人儿又拿起玩具测温仪对着我额头,不容置疑地说:“三十六度五。”搞得我哭笑不得。想搂着她亲亲,暖暖却一本正经地警告我,你刚从外面进来,身上、手上有细菌,要洗手!按她的要求洗净手心、手背、指缝,接受完检查,我笑岔了气,连连咳嗽,暖暖又正色警告:“要用手帕捂住口鼻!”并侧着身子,斜对着我,递给我一张面纸。其神态威严,不容我有一丝抵抗。

前些天,小暖暖与她妈妈被封控在观音山的外婆家了,弄得我牵挂不已,常打视频电话问东问西。小暖暖每次都老成持重地告诫我:“奶奶,外面有细菌,你要乖乖听话,不要出去找小朋友玩!”我忙不迭地答应,承诺一定做个听话的奶奶,小人儿这才满意地给我一个飞吻。等封控解除了,我去她外婆家看她,进门刚坐下,她就问:“奶奶你做核酸了吗?”我忙说:“做了做了,是阴性!”不敢有丝毫的敷衍,绝对认真与诚恳。暖暖很开心,拿起她的小喇叭学着社区志愿者开始喊话:“通知,通知啦,下楼做核酸了,带好行程码、健康码、采样码,戴好口罩,保持两米距离。”我的天呐,简直就是一个小小社区防疫工作者!

看着这个疫情中长大的孩子,我的心里五味杂陈。我的小暖暖,但愿你的人生比前人更精彩、更特别。

玉兰  
一瓣

## 他的错

□文彦

他在门外,轮椅上。儿媳在门里同医生交流。时间很长了,也许就一会儿,但时间就是这样,你快活的时候溜得像个鬼影,你痛苦时分分秒秒,算得清清楚楚,不给人躲藏机会。

他们在讲他的事,却把他抛在一边,与他无关似的。大厅里没什么人,疫情期间,个个都缩在家里,除非不得已,谁进医院呢?

来时儿媳一路沉默。记得儿子才将她领回家,这姑娘多么爱说爱笑。如今这张脸有刀斧的硬气,眼眸里燃着火星,眉头扭着一团结。他怯怯不敢与之对视,她也不看他,哪怕

面对面,眼皮子也耷拉着,宁肯望一无所有的地面。

都是他的错,虽然生病不是他的错。三年前,他一下子没了反倒是好事。对儿媳来说,他是偷孙子教育金、抢她新房子的小偷和强盗。

儿媳在里面打电话,是打给儿子的吧。继续治,还是放弃,他的事由儿子做主。

儿子被封在外地回不来,儿媳只得接手照顾他。每回儿媳冷着脸将他的屎尿端走,他都羞愧得抬不起头。他日日盼儿子回,儿子也烦他,但到底是自家娃。“你就弄一瓶子药,

让我早点去见你娘算了。”他有几次老泪纵横的。“扯淡!”儿子骂他。小时候儿子顽劣,他总这样骂,现在儿子骂回来了。

“回家吧。”儿媳推轮椅。轮子不大听使唤,儿媳喘着气。

“晚上你要吃什么?”儿媳以前从不问。

“红烧肉吧。”

“好。还要吃什么?”

“有梭子蟹的话,也行。”他理直气壮。

“好。”

坐在轮椅上,老人微笑着。

医院  
物语